



沈慶旺詩選 (1991-1992)

【導 讀】

沈慶旺 (1957-)，出生於砂拉越州古晉市，中華第一中學畢業後，到報館兼職並主編文學副刊。另有筆名：風子、偶然、七月、西門、西門亭等。一九七〇年底參與砂拉越星座詩社，一九八九年加入中華文藝社，開始創作原住民系列作品。曾多次獲得中華文藝社文學獎新詩獎，著有詩集《哭鄉的圖騰》(1994)、散文集《蛻變的山林》(2007)、《台北的雨·古晉的蟻》(2008)。沈慶旺是馬華自然寫作方面的重要作家，《哭鄉的圖騰》以原住民為題材，一系列共三十首，詩集裡穿插多幀作者拍攝的原住民照片。沈慶旺在寫這部詩集之前，曾深入原住民世界多年。他獵取的是原住民的生活與文化，時而化身為原住民，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書寫原住民所觀察到的世界和文明，正因為如此，一種以原住民為出發點的視野，使得他的切入角度迥異於當代的砂華作者。原住民文化跟雨林一樣，正被文明和現代化沖刷，新一代的原住民不只將失去山林，也面臨喪失母語的窘境。他們的傳統亦然，〈年青過的傳統〉一詩便指出原住民身上的圖騰是「文明的詛咒者」。面對故鄉，他們只能「哭鄉」，沈慶旺《哭鄉的圖騰》以「傷逝」的態度為原住民發聲，彷彿在暗示，那些建立在民族學、民俗學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資料，或許有朝一日，將不幸的成為「考古學」材料。

田思在序文〈被遺忘的鄉野〉中，以宏觀角度對《哭鄉的圖騰》進行了全面性的評析：這是一個山林族群在通向文明之前的掙扎和蛻化，與面對社會急遽變遷下所付出的辛酸代價。《哭鄉的圖騰》嘗試為我們描繪出鄉野與山林族群在蛻變中的剝蝕畫面，以及深深勾勒在畫面中的粗糙線條，彷彿一幅幅抽象而陰冷的現代畫，以多視角的效果，向我們展示靈魂深處的悸動。作為一個手法獨特的詩人，他選擇了灰黯和孤寂，有時甚至是病態，作為整部詩集的基本色調。

沈慶旺是帶著同情心與不平心，去描寫山林族群在過渡向文明的荊棘路上所經歷的惶惑與痛苦。這種同情心與不平心乃源於「共飲一江水」的兄弟般感情。但詩人畢竟不是這個族群中的一份子或代言人，他只能以現代人的冷靜觀照和省思，去表達心中的感觸。如果在反映現實的觀點上有所偏頗，這是可以原諒的。詩人對於山林族群的落後產生憂患，對於現代文明的衝擊有更大的震撼，所以揭露了文明衝擊所帶來的後遺症，對那些畸形的現象有所質疑。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沈慶旺在冷靜地剖示了他們落後的傳統之餘，由於詩人本身曾受過存在主義的影響，對文明強勢文化入侵山林族群的激進方式，不予苟同。於是詩中出現以「鄉愁」為旋律的一些變奏。這裡的「鄉愁」與其說是對逝去的鄉野的眷戀，不如說是對整個母性般的大自然的孺慕之情：「我的故鄉在江的源頭／是誰與我共掬一江之水／品嘗鄉土的醇香／我裸身的鄉愁／我裸身的鄉愁擱淺在石灘」（〈哭鄉〉）

田思還指出：詩集中的許多篇章，一方面寫出山林族群在文明狂潮下的命運浮沉，一方面也寫出他們的無助感和挫折感。但是作為這個族群以外的旁觀者，總不能叫他們不要進步，不要文明，永遠安於原始和落後。縱使換個立場，作為山林族群的一份

子，為了要擺脫山林的濃霧，去享受城市的陽光，不惜棄鄉遠揚，拋棄傳統，甚至把鄉野當作一個禁錮的詛咒；但是，血濃於水，血緣和膚色，已給山林子民留下刺青般的胎記。當他們從城市的喧囂紅塵中偶然清醒的時候，他們不能不想起鄉野，想起族人，想起同胞的命運。正因為有了這些矛盾，沈慶旺在詩中有意流露的「回歸自然」的思想，便染上了無奈和悲劇性的色彩，那些游離於主旋律外的「鄉愁」調子，成了一絲絲潛意識的縹渺的呼喚。

本輯所選的四首詩〈哭鄉〉、〈孟南〉、〈加威安都〉、〈蒼茫暮色的血祭——加威巴都〉，可以清楚讀出沈慶旺對砂拉越原住民文化的深刻觀察，以及他的文化批判視野。

石問亭在〈焉知舞者止於舞乎？——沈慶旺〈加威安都〉的表現與局限〉一文中，特別針對〈加威安都〉的詩歌語言及文化思維的層面，進行了微觀的分析。他首先說明了伊班族的重要節慶，再進入詩歌文本的評析：

伊班族有三個重要的傳統節日：「加威巴都」、「加威烏邁」、「加威安都」。遵照祖先規矩，「加威安都」每間隔十五年得舉行一次，是整座長屋一次極盛大的祭祖，拜祭對象包括歷代列祖列宗與上次祭祀尚未列入的死亡族人。「加威安都」代表整座長屋族人一生的心願：向過往的逝者——帶領族人拓荒的先輩，戰爭英雄及在世的英雄——表以最高的敬意。對生人來說，誰可請來喝英雄酒，是極高的榮譽。作為族人一次風光大祭，通常得以一二年的時間來籌備，一次大祭由一系列大小祭典組成，連續十幾天，儀式相當複雜。伊班人相信祖先的靈魂，於此時刻都會前來享用族人供奉的食物及見證各階段的工作。

沈慶旺的〈加威安都〉是一組伊班詩其中一首。詩人並不注重於描繪伊班族人一生人難逢半次的祭祖儀式，他志在反映伊班

族人生活的處身安危、恐懼、希望。例如，日常生活中面對森林流失的困境、年青一輩面對傳統習俗承傳的難題。

此詩共分九節。寫作的技巧，有許多地方均得自電影的靈感，每一節詩相當於影畫、鏡頭推動的結果。不過，它並沒有如電影鏡頭的連續性，而只做到如幻燈片固定的畫面。第一節運用了今昔對照的手法，令人想起電影景物移離鏡頭，一遠一近，產生一種疑幻疑真的氣氛。啟首幾行，先把讀者的視域帶到遙遠的景、事，讓他們明白「加威安都」舉行的前因。到了「祖宗神聖的英靈」一聯，鏡頭才移近現代。這現代的「加威安都」已不如舊日一般了。詩人假借基督教望彌撒時的祝詞以暗示，是很適當的安插。這一個對比，顯露了詩人諷諭之旨。同時，使讀者腦海中，浮現一個伊班族人祭典的輪廓：一今一昔，而就其中所見作個比較。我們在詩人的提示之下亦感到，原來「加威安都」習俗形成，還有這一段歷史。就詩中提示，還承擔了整個族人的「原罪」：例如，各長屋之間的戰爭、仇恨等等。於是，我們開始明白為何詩裡，有「吉祥平安」之句。此節，詩人用一個柔焦鏡頭轉到一位「和平使者」，由他的祝詞，帶出振興族人的希望。第二節詩，照理承接前一聯，即寫「加威安都」的舉行。可是，詩人卻意外地把話題拉遠，等到第三節詩才續上。這一轉變，或許可以解釋為詩人有意擴大其觀察和作不同的投射與暗示。第三節詩回到祭典舉行之後，側重描繪伊班族人吃喝玩樂場面。詩人於此所思所想形成了他後面幾大段詩。他在此的表現，天馬行空，很難有個圓滿的解釋。於此，詩人電影之筆又再出現。不過，其中還加上小說意識流的寫作，在他腦海裡翻動，而產生了「幻象」。下來的四、五、六節詩，即由這個「幻象」串聯而成，主要在於「加威安都」完結後的人間景況，一個現代的伊班族人「慶

祝」「加威安都」，酒、性、歡樂的場面。凡此種種皆在表現伊班族人的雜交與肉體上的挑逗。現實中是否如此，我們不用追問，因為這是詩。另一方面，詩人之所見亦帶有神秘的色彩：其所見場面瘋狂之狀，實是驚人。參與此次「加威」的伊班族人為神靈所充滿，所支配，好像獲得一種不可制服「性」的力量。他們已經進入原始的人與性，且與飛禽走獸一樣，表現「性」的原始動力。他們的神經在酒精的作祟下已完全失去常態。這幾節詩即在反映這個時刻的前後，與此同時，詩人進入「加威安都」的思維活動。此節，詩人運用慢移鏡頭一步步走進自己的內心。

最後幾節詩，反映了沈慶旺內心的世界、他的親身體驗。他內心的感受極為強烈而複雜。這一夜，伊班族人的吃喝玩樂之場面帶給他極大的震撼：現實、歷史、伊班族人、及各種情結交錯糾纏，且在他腦海中激盪互撞，於是，產生一些不為外人理解的意與象。這幾節詩借物而影射，正如〈離騷〉之「追問」直投向詩人自己內心深處。到了詩的尾聲，他負起為歷史作證的使命感，此節，他除去其詩人身分，完全化入達雅克族群一邊來看這次的「加威安都」，承擔他們的憂愁、煩惱。可說是極為微妙的。詩末，他看到一個沒落的伊班族群，從詩句的排列展現一條無盡頭、前程未卜的路，很富暗示性。

總的來說，石問亭認為此詩以祭典為詩之經，以歷史、現實、人事變遷、個人感懷、政治與族人命運為詩之緯，認真地呈現了伊班族與「加威安都」的今日與將來。不論是過去或將來，我們亦感到此時此刻伊班族人徘徊傳統習俗與現代化的邊緣，望向不可知的未來，可完全反映在這首詩中，「加威安都」的今日，一個失去的圖騰。

哭 鄉 (1992)

風雨在蒼山之外
遺失了故鄉

我的故鄉在江底源頭
是誰與我共掬一江之水
品嘗鄉土醇香
我裸身的鄉愁
我裸身的鄉愁擱淺在石灘

沙礫是否仍在江底沉默

我的守護神是一隻紅冠巨喙底
犀鳥
山林裡底荒塚
總愛把思念
孤獨地雕刻成
一
柱
圖
騰
是誰
是誰在江底那邊

用狼貪底眼睛
冷冷凝瞪
我猶未完成底
思念

山裡底圖騰是撚不熄底鄉火
我情願沉默在原始中
探索永恆
而傳統利用古老的面具
讓民族底尊嚴
深深地
深深地根植在現代底河沙裡

能不能再給我一點
純真
是不是現代以後
才知道古代的淒迷
該如何去懷念
用肉體的圖騰闡述成年
用醇酒燃燒湍動的血
讓盤踞在肉體上網底飾
悸動著
肆縱地在性靈上
吮噬刺激
而後
才感覺英雄

感覺存在

你是一尊失去鄉土的圖騰
在屬於文明的地方
眷戀山野
戀著那些山巒戀著這些水源
念著故鄉土
湧向蒼山之外
肥沃了別人底故鄉

不屬於我的土地
不是我的故鄉
（我家在遙遠的河的上游的山林）
如果有人為失去故鄉而哭泣
請看清楚那人
絕不是我
我沒有故鄉
想哭也不知該哭向
何方

孟南 (1992)

傳說每一座長長的長屋
都隱藏著

一

尊

孟南

像一段失落的經文

在寂黑的年代裡

孤單地唱著

一遍又一遍父子相傳的

不曾明白過的

古老褪色的咒語

要像嚼檳榔一樣傳統

傳遞

下

去

這裡只有蒼茫和暮色

似乎滿足於無奈的失落

唯一的期望或是

撫摩創傷了的傳統

演繹鬼節^[1]

把從年輕時背誦的聲調

用啞啞的心情
像一個陌生人
在陌生的人群中
舒暢地與等待許久的
幽靈
細細訴說
現代的古代情緒
把彷徨在時間與時間之間
傳統與傳統之間
現代與現代之間的
魂魄
安送到巴當曼來^[2]
隔絕紅塵恩怨

你一手牢牢抓住永恆
一手又緊緊握住變幻
在乎於過去
在乎於未來
啊 咿 呀
超越情愛的只是
懷胎與死亡之間
太短太短的
一線
光
芒

註：

[1] 伊班族的「鬼節」即是「加威安都」(Gawai Antu)。

[2] 砂勝越第二省一帶伊班人傳說中的天堂即曼來山。

加威安都 (1993)

燃起祖先心裡的火
向尚未受孕即已
身許的
從未殘殺即已
肩負族恨的子孫
傳遞
祖宗神聖的英靈
長屋山林的守護神
即將蒞臨盛會
賜予所有在場的子民
吉祥平安

隨著長河扭轉
錯綜的森林
扭轉不了
時代的
隱隱
陣
痛
我手執的吹筒
我手執的吹筒
驟然根植成一座圖騰

在蟲啾爆裂的夜
喚醒沉醉的
幽靈

舞蹈之神
已投入
忘掉一切個體
裹入群體
只知道跳個不停
戳破黑夜耳膜的
嘶喊不為
交媾的歡樂不為
快感的愛撫
指尖交織在
酒精膠漆了的
無可折釋的
血緣
湍
動

一片片倒斃的樹和
童年醉臥在
甜睡尿溺過的
長長長廊
骨骼間縫底今夜
酒後肌膚激情的節奏

在咽喉
綻開
山林已失色
啜泣滿山年輪裸裎
軀幹貫穿饑渴的民族
愛撫與殘殺與交媾同屬
一種獸欲
循蠻荒孕育胴體
而來

祭壇上的小豬尚淌不盡
傳統的血淚
戳開的胸腔穿越
所有族群
幽深幽深的性靈
那一朵用沉痛安撫的肝臟
可否將心願滿足
貧乏的子民已開化成
土地崩流的河
擺脫荒野
奔向繁華
可在今夜這河水釀就的一甕甕
一甕甕
酸澀的故鄉酒已裹住你
竄流心裏住
流浪慣的裹住

飄蕩的遊魂裹住
心中的欲念裹住
屋頂灑下的無盡
星星

原始不是落後
而是更接近本質啊
來吧
再遞一壺濃酸酸澀澀的故鄉酒
晃入那座長長長長的
屋廊晃入
脹裂的困惑
再嘗一次
最後一次忘情的初夜
晃入誘惑欲火的醉
在這生命中不再重複的大節日
載酒載歌載舞
讓古老的感性醉在
長廊最黝黯黝暗之
隅

走入節慶像
走入噩夢
挖掘陳舊的傷口
痙攣在原生的淒叫
招呼人間殘餘的溫情

從血脈湍動結實的肌肉中
將樂極的
將哀傷的
將迷惘的
將失落的
最後一次的
妄情
攝盡憂慮
攝盡傷疼
文明已混濁我們的血
民族的感覺已被同化
讓我們最後一次
忘情地享有
傳統幻滅的痛苦歡悅

枯竭的原始魂魄
即將層層
沉澱沉澱
沉澱在噩夢極端
一座屋
一座長長長長長長的屋
爆裂成煙花
散落散落
散落在現代的
星空

孟南休止的絕唱在夜底
搜尋他的古代在夜底
搜尋他的傳統在夜底
搜尋他的哀傷在夜底
搜尋他的存在
在夜底
搜尋
他的
本質
而夜
竟
是
他

蒼茫暮色的血祭 ——加威巴都 (1994)

穿過山
越過水
穿越蒼茫暮色的祭典
背脊冰冷冰冷的
感覺夜色的附體
陳舊或不陳舊的流言
已無關現不現代

山坡的長齒
深深咬住長屋
不規矩的窗
嫋嫋炊煙
對那片疲倦沉默的黃昏
憐生饑餓

這山林長樓
屬於從文明中退縮的
憂鬱的幻想的
男人和女人
守護著即將失落的傳統
不堪湮滅的意識
似魔般蠱惑著

深深烙印的鄉音

再度展開血祭的幡
撕裂這裝框的世界
不為夢兆的吉凶
不為耕作的豐收
「拉者占布魯卓」將賜予
神力的「巴都烏邁」
為長屋湧現的一脈子孫
傳遞
屬於自己傳統的
血緣刀石

沿著寬厚的田芭
沿著祖先汗漬的土地
主祭「孟南」
獻上檳榔、香蕉、「羅格草」
生豬與雄雞
「喔哈——喔哈……喔哈
獻上雄雞與生豬
虔誠向禰祈願
上蒼正神與祖先英靈
農耕之神『舍布蘭加南』
請把水中和芭裡的邪魔驅走
賜給我們良田淨水」

一隻孤單的犀鳥
在紅炎炎的太陽將要落下時
突然長喙一聲
斜斜飛越田芭
終於
消失在屋脊背後的山林
留下瞬間的窒息
鋒銳的「巴冷刀」
釋放雄雞與生豬的血
遍灑耕地
鮮血執著驅邪除魔的信念
一季季荒瘠的農事
憧憬著豐收的訊息

從一個個囂張的城市
蹣跚回來
滿滿河川
浮浮沉沉的巨桐
排不成一堵牆
抗拒疼痛激骨的屈辱
遠處近處儘是
崩敗的河岸
那些日子坎坷過的人們
已遺忘他們失去了什麼

孟南詠頌熟稔的經文

單調悠長的
廣邀神靈赴會
武士揮動著「巴冷刀」
跳起兇悍的戰舞
嘶喊著顛跳著
驅趕長屋內的邪魔惡靈
迎接農耕大神蒞臨
異國的房客
聚集一角
腋下閃著汗漬
你竟如是歸來目睹
傳統祭祀成為
遊客爭奇獵豔的節目
直至午夜誕生
整座長樓
迷失的一群
暫時背叛了自己
迷你裙和酒杯和魚網絲襪
雜遝著叮叮咚咚的銅鼓聲
翩舞起「雅紮」
模糊的意識貼在夜的背上
逃離這裡

「孟南」
你是如此寂寥無奈
徹夜不眠

以讚美乞求寬恕
孤單單的聲調滑落冥界
為那堆積頹喪和腐習的子民禱告
你生命中的精靈
穿越神秘的境地
體認祖先的英靈和護佑族人的神明
所共知的
有關我們的世界和他們的世界
發生在切割之間的
痛

變色的天幕
準時降臨
承受傳統血祭的包袱
把「巴都烏邁」連同「巴冷刀」
青菜祭品捆成一紮紮
一紮紮掙不脫的傳統
沉浸入充滿鮮腥豬血的木槽
灑上酒糟米飯
雄雞赭紅的血
一層披灑一層
編織精美的「布娃」
隨即圍繞護佑木槽
「孟南」嘶啞的咒音
似一季季瘦瘠的農事
傷感或不傷感

並不重要
傳統習俗是祖先的顏面
迷迷糊糊的血祭之後
是清清楚楚的鬥雞娛樂
鬥的是
長期熬煉的豪情與固執

天際的彩霞
褪盡最後一點溫情
酒色與燈色
重重交錯
「孟南」孤瘦的身影
承受著一堆堆熊熊篝火也燃不起的
淒清
午夜炎悶的長廊
懸掛著灰暗的頭顱
空氣中竄逃著菌味
「孟南」繞著銅鼓聲
一圈
一圈
一圈
徘徊在長廊
迎接祖先聖靈參與祭祀
「哦
『烏南布蘭神』
『巴吉武讓伯拉靈神』

『英莪阿白拉板正神』

『里加牙巴央聖神』

為我們的吉祥禱告

祈求賜福和收成

哦

來自『巴當魯巴』

『龍牙河』的神明

『沙龍』和『寧牙』山的聖神

為我們的長屋帶來好運

哦

祖先的英靈

拉讓江的大神

從神聖的肯雅蘭山

帶來無上的法力

祈福有個美好的收成

哦

『舍拉伯東大神』

『舍拉伯達大神』

『舍拉板萊大神』

賜予我們健康吉祥」

年青的姑娘

熱情地拉起

「杜柯」醺醉的訪客

就地起舞

「伊匿」和佝僂的武士

解下屋樑的骷髏

跳起詭異的舞蹈

「孟南」仍漫遊在長廊

吟哦一句句

不為人知的咒語

通宵狼藉之後

上升的太陽

記不起誰

有一條寬闊的

嘴唇乾裂的

沉默的河

腸胃正在潰瘍

血祭即將圓滿

「孟南」唱起「南占舍布蘭加南」長歌

長矛戮向小豬頭額

「巴冷刀」冷冷地劃破肚皮

一顆血淋淋的肝臟

在「孟南」的掌心

淌下族人來年的吉凶

農夫們

請用你們清白的手

從木槽中掏出鮮血洗禮過的

磨刀石和巴冷刀

捂住你的耳朵

避免聽聞烏兆凶吉

要一言不發
奔向田芭
磨利你的刀
把磨石高懸在田芭裡的長杆上
等待明日的陽光
再把磨石請回家
你即擁有神聖的「巴都烏邁」

哦
一次祭祀
各種形態的血腥
如何清洗
曾是希望之物
在攀緣文明的嫵媚之後
轉變成醜陋落後的
迷信
這斑創痕
是否在等待
期期艾艾的歲月
細細包紮
愛撫